

印度十日

曹景行 著



曹景行 著

印度十日

to be a genius like Gandhi, Washington, Lincoln, Napoleon, and Shakespeare.

found
over in
interest
1911

五卷

Copyright ©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印度十日 / 曹景行著. --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2.11

ISBN 978-7-108-04152-4

I. ①印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28128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 唐明星

装帧设计 罗 洪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
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9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 4.5

字 数 100千字

印 数 0,001-5,000册

定 价 25.00元

前言

早想去一次印度

终于去成印度了。

2010年初冬的一天，凤凰卫视的老同事丛笑突然来电话问我，“去不去印度？”没有一秒钟的迟疑，“当然去！”因为我一直想去。

这次去印度是给旅游卫视拍专题片，作为春节特别节目，由联想电脑公司赞助。一共要拍九个国家，印度为其中一个，挑上了我。后来的一个多月，我见到朋友就会告诉他们：“我就要去印度了！”

我们这一代人对印度不算陌生。小时候就看到过报纸上的照片，白帽子、白上衣的印度总理尼赫鲁，陪同到访的中国总理周恩来；周恩来的脖子上还挂着黄色的花环，那是一种欢迎贵宾的礼仪。这次我在莫卧儿王朝的都阿格拉参加联想电脑的最新专卖店开张，也戴上了这样的花环。

还有就是那时人人都会唱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那是20世纪

五六十年代风靡中国的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的主题曲。今天依然记得住、唱得出的中国人，恐怕不只我一个。但也容易闹笑话。二十多年前我到了香港，在美国《时代》周刊集团属下的《亚洲周刊》打工。有一次公司开春茗宴会，我与邻座的印度同事聊上了，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一无所知，对他哼唱起《流浪者之歌》开头几句。不料，那位印度同事一脸茫然，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，同样也不知道那部名叫《流浪者》的印度电影。

后来我总算搞明白了，印度每年要拍几百上千部电影，每部电影里面都要唱好多首歌，男女主角边唱边跳，唱了一首又唱一首，普通的印度人怎么可能都看过、都记住？就在我们动身要去印度前大约半个月，咱们的温家宝总理出访印度。当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他唱起《流浪者之歌》（也就是我对印度同事唱过的那几句），周围的许多印度人也许也都在纳闷：“这首印度歌我怎么没听过？”

我们小时候也听说过泰戈尔的名字，看到他到访上海同鲁迅等文化名人一起的照片，只是没好好读过他的诗篇。直到2010年上海开世博会，家姐曹雷带我去里面的印度馆，参加了一次纪念泰戈尔的诗歌朗诵会。

倒是在初中时候，看了两本印度名著：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。长江中学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，给了我一张静安区图书馆的借书卡。一些日子后，已感到没有多少书可看，却意外发现书库里居然有这两本印度的书。

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经济困难期，印书的纸张又粗又灰，字里行间密密麻麻，但都没关系，只要书里的内容吸引人就行。那半个月，我白天黑夜都沉迷在诸神大战之中，甚至把里面的精彩文字成段成段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面。对一个刚刚进入青春发育期的男

孩，印度史诗中成千上万天神打得天翻地覆，比咱们老祖宗留下的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更能叫人热血沸腾。从此，也记住了几个大神的名字：湿婆、毗湿奴、罗摩……

那时的印度已经从中国的朋友变成了敌人，两国还在边境上打了一仗，尼赫鲁也被列入“各国反动派”行列，与美国、苏联一起被合称为“帝修反”。1964年尼赫鲁郁郁而终，咱们还高兴了一阵子，赵朴初老先生《某公三哭》中就有“哭东尼”一段。当时能看到涉及印度的一些书籍和文章，也多是关于两国边境纷争的历史，当然都是说印度侵占咱们的神圣领土。

直到80年代中印关系回暖，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的《大篷车》上映，中国老百姓才再度对印度有了点兴趣。据说，那个时候有些农村年轻人结婚办喜酒，专门要放《大篷车》招待宾客。有唱有跳，热闹嘛！

我所有这些关于印度的种种印象，都只是零星碎片，直到1978年到复旦大学读书，听了历史系张荫桐老师的南亚历史课，才算对印度有了一点真正的了解。张荫桐老师刚获平反复出开课。同学中流传，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打算出逃求生，就把自己装钉进一只箱子邮寄出国，不幸在海关被发现，直接就被送到劳改农场，重回复旦时应该已经五十上下。

我们做学生的从来没有向张老师求证过这个传闻，也许都觉得开不了口。我倒希望那不是事实，因为对一个文弱书生未免太残忍了。而且，当他重新有资格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执教，站在了我们面前的讲台上，一点都看不出他曾经经历的沧桑，平稳的语调中带有少许激情，他就这样对我们讲起了印度历史。

张荫桐老师告诉我们，印度不像中国有连续的历史记载，他们

的历史与神话纠缠不清；如果把印度的各种历史记述串起来，起码有好几万年之长，不能当作信史。为什么会如此？张先生就用“千层糕”来作比喻。

原来，印度半岛历史上每过几百年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会越过今天阿富汗那里的开伯尔山口南侵，把恒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毁灭，把那里残存的居民赶往南方。一次又一次，原来的征服者又被新来的游牧民族打败南逃，不同的文明层层叠加，变成“千层糕”那样。最后，印度半岛原来的居民被赶到极南端，有一些更渡海到了今天的斯里兰卡，就是肤色最黑的泰米尔人。

今天的印度有这么多的种族，每个种族当中又有许多不同等级；有那么多的宗教，每个宗教里面又有许多不同派别，分别信奉成千上万的大小天神；有那么多的语言，更有无数种的方言……就源于这样的历史过程。但这样的一个印度，如何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？

张老师告诉我们，正是英国人的入侵和殖民统治，用他们的火炮、刺刀、英语和铁路、电报、电话，才把那里的无数个大小土邦搓捏成一体。1947年英国人走了，印度半岛经历了印巴分治的腥风血雨，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。

张荫桐老师讲了一个学期的南亚史，今天我还记得的就是这些脉络，还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老师本来的意思。但不管怎样，后来我给香港媒体打工，每次编写到有关印度半岛的新闻，比如1991年总理拉吉夫·甘地被泰米尔猛虎组织谋杀，又比如1992年新德里附近的阿约提亚宗教冲突和二千人大屠杀，就马上记起老师讲过的那些内容，心里就比较有底了。

直到今天，关于印度的各种说法好好坏坏都有，我还是习惯于用张老师教给我们的思路来分析评断。张荫桐老师让我懂得，

印度不同于中国，也让我更想去印度看看，尽管在当时只是个梦想。

今天我去过印度了，写出下面这些文字片段，附上自己拍的照片，算是对老师交上一份迟了三十年的作业。可惜老师已于1998年去世了。

在这里，学生再次向张荫桐老师致谢！

目 录

- 1 前言 早想去一次印度

- 1 当头棒喝
- 11 新机场和旧国道
- 26 “龙象之争”还是“龙象共舞”？
- 39 Lenovo：橙黄色的联想电脑
- 51 手机和班加罗尔
- 60 大学和小学
- 70 宝莱坞门票：四百美元？
- 77 孟买：恐怖袭击下众生平等！
- 89 很宽很宽的恒河
- 99 站起来的首陀罗——导游陈香
- 108 佛迹处处
- 124 片刻印记

- 135 后记 下一次再去印度

当头棒喝

这辈子第一次受到当头棒喝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当头棒喝，就是在新德里——印度首都。更确切地说是在旧德里，我们到达印度的第三天，一个疯婆子给的。

那天安排在新德里采访，上午去旧区老街，下午去印度的“中关村”。我们住的地方离市区挺远，实际上已经出了新德里到了北方邦，所以得赶早进城，不然被上班的车流堵在路上，会怎么样咱们都懂。

2011 年到来时，印度的冬天特别冷，清早接近零度。报上说路边露宿的穷人死了好些个，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印度是个热带国度，不会冻成这样。其实印度南北温度相差很大，就像这个国家的其他方面。

因为平时不冷，路边站着、蹲着、躺着的印度男人冬天就披上一块毯子、戴个帽子挡挡风。颜色一般都是灰灰的，就如路旁所有东西都沾上了尘土。我们从北方邦进入首都，经过公路收费站要交



旧德里路边坐着、蹲着的男人都披着一条灰蒙蒙的毯子。

钱。所谓收费亭就是一间小铁皮棚子，玻璃窗下方破了一大块，收费员就从那里伸出手来。但司机不是把钱直接给他，而是给外面站着的小伙子，再转交给他。

小伙子站在清晨的寒风里，就用毯子把全身裹得紧紧的，却是光脚穿着拖鞋，和其他许多人一样。不明白一个收费亭为什么要安排两个人收钱。是因为里面的那位怕冷？是怕外面的车子不给钱就冲过去，所以找个人拦住？还是为了解决劳动力过剩，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？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如此简陋的收费站一定不会装有探头。

我们来到新旧德里的分界处，同廖政军会合。五年前我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课，小廖是我的第一个助教，现在是《人民日报》驻印度首席记者，主管分社事务。在他的指点



进首都新德里，公路边的收费站，车窗外这个站在寒风中裹毯子的小伙子将收来的钱，通过玻璃破碎的窗口递进去。另外一个收费亭的窗户玻璃也是破的，都为了便于收钱？

下，我们顺着大街往旧德里十分有名的“月光集市”走去，一路拍摄。

印度人多，统计数字早就告诉我们，再过几年人口总数就会超过咱们中国，荣登世界第一的宝座。但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印度人多的，是街头到处都有许多无所事事的贫困流民，从孩子到老人各个年龄层都有，男性居多。进入旧德里的街口就聚集着一群，因为那里一连串有好几个宗教的寺庙，印度教的、耆那教的、伊斯兰教的，还有基督教的，比邻排列开来。好些贫民清早就等着神庙的施舍。每个人都用毯子紧紧地裹住身子，抵挡寒冷。

他们很安静，坐在街边静静地看着身旁经过的路人和荷枪警察，静静地点着一撮火取暖，静静地抽着烟，静静地用神庙外的水龙头漱口、洗脸。一会儿有人提出几桶食物，他们也就静静地在水桶前排起队来，等待派发。忽然想到两年前“六一”儿童节在西安采访潘石屹，他说小时候老师告诉他们不要打架，容易肚子饿。安静，或许可以节约能量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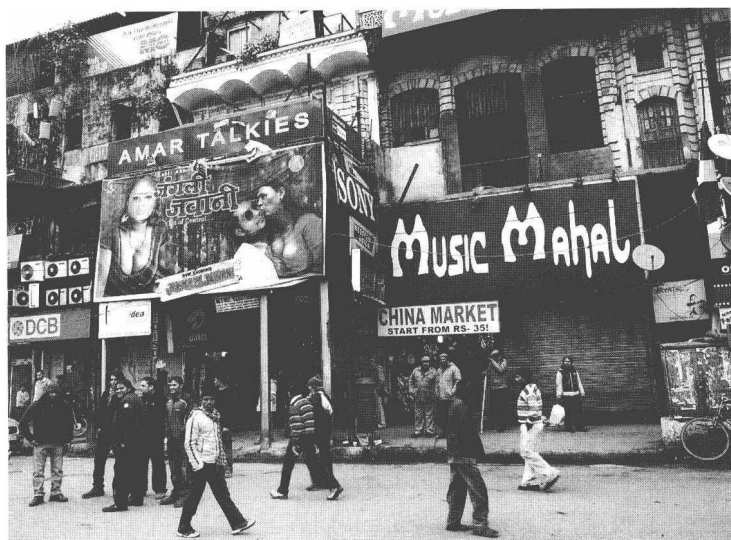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领到的早餐份量少，一张薄饼或者一片硬纸盒上，倒上一小堆糊糊，应该是豆类煮成的。排队时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几个食物桶上，领到自己那份后也不忘道谢，身后则留下一地纸盒片。

印度人吃肉少，吃绿色蔬菜也少，豆类是最主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。贫民靠这点施舍度日，当然很精瘦，但黑黝黝的脸上眼睛都很亮，尤其盯住看你的时候。

街头来往行人越来越多，我开始录一段串场，也就是电视专题片中主持人自说自话的段落。我一边慢慢行走一边说话，摄影师何建军倒退着拍摄。我向观众介绍说，前面就是有名的旧德里“月光集市”（也叫大巴扎），这里除了一座座神庙，更有各种各样的小店铺。



街头排队领早餐的贫民。



旧德里的大街上有各种小铺子，包括这家卖便宜货的“中国市场”。

对面的街道上，麦当劳紧贴着基督教堂，大门口打出“家庭餐馆”的概念。世界各地的麦当劳都卖牛肉汉堡包，印度例外。进了店，只有两种选择：素食，非素食。那家麦当劳招牌的顶上张挂着大大的电影广告，也许上面就是一家小电影院。再往前又有一家小电影院，从外面海报上男女演员的打扮看来，很可能带点色情内容。那里还有一家小店铺，门前招牌是 CHINA MARKET，即中国市场，三十五卢比起，相当于四五元人民币，这也许就是中国货的起价。

申场录到这儿，我感觉到一个黑影从左边向我迅速靠近，接着就感到一根棍棒朝我头上打来。来不及反应，来不及躲闪，猛挨了一下。还好只打到额头，没伤着脸部，但把我的眼镜打飞了。摄制组的同事惊叫了起来，旁边的一些人立即把袭击者拖着，没让她再来第二下。

她，一个街头流浪的妇人，年岁看来不小，路人说她是个疯婆子。也许她看到电视摄影机感到不安了，也许她特别讨厌我这样的外来者，也许……但对我们来说，原因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还能不能继续拍摄下去。毕竟，我们的印度拍摄只是刚刚开始，如果我真的被打伤人院（如果袭击者不是疯婆子，而是个精壮汉子），后面所有的采访计划就可能统统泡汤。

我的初步感觉是打得不算重，尽管后来额头肿起一块，应该不会妨碍继续拍摄。尤其看到那一刻周边同事的慌乱，我反倒有责任“故作镇静”，以免动摇军心。但有一件事情最最重要，就是必须找回被打飞的眼镜。眼镜找到了，架子没坏，却少了左边的镜片。满地再找，很快就找到了，沾上了许多尘土，好在没有被人踩到。我运气一直很好，尤其这次在印度。

这时候，摄影师小何已经同当地旅行社派来的陪同陈香吵了起

来，批评他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。陈香是印度人，会讲中文，这时候却是一脸的无奈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我对制片刘夕佳说，应该没大问题，还是继续拍下去吧，小心点就是。

但还是要解决眼镜的问题，总不能戴着只有一个片子的镜框吧。只是周边找不到眼镜店，没办法，试着把镜片推嵌进框架。坐上招揽游客的三轮车后，我一直不敢随便晃动脑袋，生怕镜片又掉下找不到。直到那里的拍摄结束，街旁的小店铺全都开业，才找到一家藏在巷子里的眼镜店。

我的眼镜是在香港配的，柜台上的小伙计拿在手里左看右看。还没等他动手，店铺后面出来一位戴着眼镜的老人，神态庄重自信，英语没多少当地口音，一看不是店主就是师傅。他拿过我的眼镜，马上拿出工具修理起来。完工后他又检查了其他几个地方，确定没有损坏，再把两边的眼镜腿校平，揩拭干净镜片，交还给我。最后收我二十卢比手工费，大约人民币三元。

他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早些年上海不少商店里的老师傅，不管什么到了他们手中都能对付，谈吐也颇有风度。这样的老人，这样的小铺子，现在咱们那儿越来越少了，印度却还有。

我们坐三轮车也是为了拍摄，两辆车，摄影在前，我在后面。三轮拐进了大街后面的小巷子，那才是旧德里集市的核心部分。两旁开始见到的多是买卖衣服、布料、日用百货、食品、香料、T恤衫等旅游纪念品的小铺子。陪同我们的导游陈香说，除了游客，来这儿购物的还有当地中下层老百姓，因为价格便宜，东西种类又多。上层家庭当然不会来。

一路最吸引我的却不是这些店铺，而是巷子上空密密麻麻的电线，少说也有七八十根之多。每一根电杆上都缠着不同方向的电线，密如蛛网，其中一些已经陈旧不堪，令人感到恐怖。我想，只

要其中一根漏电，四周的店铺一定遭殃。但人家还是安之若素，全不当回事，大概也不会花钱改造，重新铺设，埋入地下。

当我们的三轮车来到巷子的尾部，我发现两旁的店铺显得整洁起来，全都变成了旧书店，一家接着一家，起码有几十家。铺子都不大，堆满了旧书和旧课本，里面地方不够就堆在店门口的两旁，堆得比人还高。穷人家的孩子买不起新书、新课本，就到这样的地方来买旧的。香港的学生也是如此，北京、上海倒见不到。

巷子尽头正对着亚洲最大（世界第三）的贾玛清真寺后门，宏大的砖红色建筑和围墙与小巷里的旧书店成为强烈的对照，但都关系到印度人的精神世界。后来到了孟买，在著名的维多利亚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街角，又看到门面更大的旧书店。到了南部高科技城市班加罗尔，我们在最热闹的商业区街头采访了一个书摊主人。中午时分，他刚刚在地上铺开垫布，摆出书籍，有旧有新，旧的简装本畅销小说每本约合人民币十元。

旧德里小巷子里的旧书店主要卖英文书和课本，班加罗尔的那个小贩只卖英文书，旁边的一家大型书店卖的更全是英文书。可见，印度知识精英看的、读的都是英文，报刊也一多半是英文。今天，印度的英文阅读人口已是世界第一，基数比咱们中国庞大得多。可以说，英文是英国人统治印度两个世纪留下的最有用的遗产，现在成了印度一大竞争优势。

这半天旧德里的采访，让我们看到了印度的另一个侧面，顿时明白了不少道理。就像那个疯婆子对我的袭击，犹如当头棒喝。结束拍摄时，我问摄影师小何那段挨打的过程有没有拍下来，他说都录了。如果那些原始素材到今天还没有被揩抹掉，就麻烦小何复制一份给我吧，让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因为那时我的眼镜被打飞